

蔣委員長痛斥近衛演詞

第五戰區政治部編印

D893.09
1065



3 2285 7120 8

蔣委員長痛斥近衛演詞

蔣委員長在本月二十六日總理紀念週訓話，詞業已整理完畢，茲照錄如左

各位同志，我們抗戰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最厭惡、指出過去十八個月

戰的前期，從今以後乃是第二期的抗戰，亦就是抗戰的後期，我們現在無論南北

神的旺盛，實為自開戰以來所未曾有的好氣象，一般官兵都明瞭這次中日戰事，在

我們是絕從根本上救起中國，所以意志都異常強固，精神更是十分積極，而一般國民，也都

他侵略毒謀不止，非滅亡了中國不罷手，我們非從死中求生就無倖存之理，所以環

意志愈趨堅定，祇要前方後方一致認識國家的危機，萬眾一心，向着最後勝利

不懈怠，不屈服，深信必能達到抗戰的目的。

在敵人方面，因為看到我們抗戰的堅決和全國意志的團結，他就於軍事行動之外，

決，自從十一月三日，敵國政府發表宣言，接着他的首相及陸海外務當局陸續發表

尤卜色，矛盾百出，敵在內欺其國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對我中國國民妄想肆其

他們的公氣輿論，軟硬兼施的在嗚吶喊助威，到了最近十二月廿二日，乃有其首相近衛文



「開整國交的聲明，可算是敵人玩弄玄虛的一個總結局，使我們整個的明瞭他的陰謀的全貌。

近衛的這個聲明，本來不外是陳腔濫套，在我們一心抗戰的期間，不但沒有駁斥的必要，簡直也沒有理會的價值，但是綜合敵方這幾個月來的所言所行，略為分析一下，就知道他表面是空泛支離，而骨子裏實在是在暗藏種種利刀，我可以說一句，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原來搬弄字面，巧言詭辯，放出煙幕，貽害世人，本是敵國擅長的慣技，試看他發表了談話之後，接着又有所謂日本政府發言人廿四日的談話，簡直說這就是必須向中國提出的條件，但又自命為溫和派的見解，這是如何很毒的手段，又是如何滑稽的姿態，我深恐世上或者還有一小部分人不明瞭他這種烟幕後面所包藏着的禍心，還以為他所提出的並不怎麼樣苛酷，所以特地将敵國日本的用心，整個的揭露一下，讓國民知道警戒，也讓世界友邦明瞭日本的野心陰謀，充其極量，將要攪亂世界，貽禍人類到什麼地步。

我要促起大家注意的，是日閥的兇悍，日閥的狂妄，日閥的自欺欺人，和日閥的愚昧無知，而最急要的是要大家認識日本目前有整個吞噬中國的決心，現在就以近衛十一月二十二日聲明的中心，再追敘他日本這幾個月來輿論所盛倡和實際所進行的各種陰謀和口號，以分析的方法，提供一種綜合的認識。為敘述的方便，首先要請大家注意下面的四點：

(一) 建立東亞新秩序，這是日本人最自命得意的口號和作法，照他的外相有田十二月十九日的解釋，「東亞新秩序」云者，即在「日滿支三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密切連絡與互助，以阻止赤禍，擁護東洋文明，掃除經濟壁壘，而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以期東亞之安定」，而近衛在十四日之談話亦謂：「中國事件之最終目的，不僅在軍事勝利，乃在於中國之新生與東亞新秩序之確立，此項新秩序係以中國新生後日滿支三方面合作為基礎」，大家要注意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項新秩序，則是根植於中國已變為奴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造成之「滿洲偽國」緊密連絡而成的，目的在什麼呢，以防止赤禍的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以擁護東洋文明的名義，消滅中國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經濟壁壘的名義，排斥歐美勢力獨霸太平洋，再以「日滿支經濟單元」或「經濟集團」的工具，扼制中國經濟的命脈，大家試想，「穩設東亞新秩序」這七個字之下，包藏着怎樣的禍心，簡單一句話，這是推翻東亞的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

(二) 所謂「東亞協同體」與「日滿支不可分」及「日滿支互助連環的關係」造成「東亞協同體」，又是敵視朝野奔過去數月中所多方鼓吹的一個口號，他這個口號，是比以前什麼「經濟單元」「經濟集團」云云，更廣泛，更普及，也更進一步了，他是要以他們的「日滿支不可分」論為理由，而主張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整個的將中國及東北吞噬併合為一個單一體，他們的雜誌並且公言東亞協同體下的日滿支，應該是立體關係而

不是平等關係，又說應該是家長制，日本爲家長，而滿支爲子弟，換一句話說，前者爲治者爲主，而後者爲被治者爲奴，大家想想，這不是併吞是什麼，這不是整個消滅中國是什麼，而且近衛登上一月還以發一種荒謬的傳單，中間一句極露心休目的話，就是「樹立日滿支政治經濟文化互助連環的關係」，這連環關係是什麼，大家不是看到枷鎖上的鎖鍊嗎，這一個連環關係，就是像鎖鍊般牽曳着我們整個民族降到十八層地獄之中，爾水不能自說。

(三)所謂「經濟單元」和「經濟集團」這在日本倡導多年了，最近此論依然盛行，而且也猛力進行，這是東亞協同體中間的主要環節，他們隨時改變着口號，有時稱經濟提攜，有時稱經濟合作，而其政府十一月三日宣言，則稱爲「經濟連繫」，十一月底的敵國報紙說着「日滿支將成立經濟單位今後將禍福與共」，接着十二月十九日有田談話中，有這樣一句話，「日本決定開經濟會議以謀日滿支經濟密切的結合，而強化「經濟單元」，此類經濟關係，世人稱爲「經濟集團」，在事實上他作爲經濟吞併工具的「華北開發」和「華中振興」兩公司，早已成立了，日滿支經濟懇談會，開了不止一次了，他的所謂企劃師，也於近衛發表聲明之第二天作成「日滿支生產力量擴充計劃案」了，他這個所謂經濟集團，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全國生產和貿易，獨握東亞的霸權，他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食衣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半殺予奪，惟其所欲，整個的使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

(四)成立所謂「與亞院」，這是承接廢國鬧了許久的對華機關而產生的，過去曾經一度計劃設立「對支院」，最近乃改爲與亞院，對支院已經是够侮辱够可怕的一個名稱了，改稱了與亞院，簡直是給全亞洲人一個重大的侮辱，他這種做法，是要使整個中國支離滅裂，不止亡中國，也要危及整個的亞洲，這與亞院是本月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先一日折衝，表談話說，是「要籌組新的行政機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個機關，依國外各機關與中國保持聯帶關係，將成爲執行對華政策之樞紐，以實現日本對中國事件之最後目的」大家對於這個機關是什麼，應該有明白的認識了罷，這是執行一切滅亡中國計劃的總機關，也可以說，是集日本從前在中國到處製造罪惡的種種特務機關之大成的一個總特務機關，不過從前是他們認爲時機未至，只是偷偷摸摸的幹，現在索性揭破面幕，悍然不顧的全盤托出來了，由於與亞院的設立，大家更應明白日本當我們中國作什麼看待，他所要的是什麼，他的所謂中日事件最後目的是什麼，我們說長期抗戰，他們就說「長期建設」，他所要建設的是什麼，明白說了吧，就是他長期執行滅亡中國的計劃，不達目的，永不停止，這在他的辦法，也有了，機關也有了，這也可算是圖窮匕見絲毫無隱了吧。

明白了上述幾個概念以後，再來看近衛十二月廿二日的聲明裏有些什麼內容，就可以得真確的認識。不發爲字面上的烟霧所蒙住，我現在再列舉其可注意之點：

第一，他這一篇聲明的骨幹，依然是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努力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套，他說是

向中外宣明他的政府之真意，目的當然要訴諸歐美與世界，所以他在辭令上，安排得特別謹慎，似乎說他所要求於中國的，既非領土，也不要戰費賠償，並不爲他一國之私，而是爲着東亞大局，並且還說是要中國成爲完全獨立之國家，所以更表示考慮，取消治外法權與歸還租界等等，似乎他不但對中國無所取，而且還要對中國有所與，他這種打算，好像世人都沒有明瞭他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真諦，以爲隨便可受其迷惑，其實他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所謂「東亞新秩序」，野心昭然，已如我上面所說明，他扼住了這個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主軸，在他的心目中，所謂領土，當然是他所支配的領土，資源也就是他囊中的資源，既然席捲以去，還要求什麼枝節的割地和賠款，他所要求的，既在整個土地和人民，大欲在前，自然要樂得以此不要領土不要賠償的狡言欺世了，實際在我們中國的立場說，要談戰費賠償等等，當然先要弄清楚戰爭的責任所歸，這次明明是發動兵力來到我們的領土內作戰，侵略責任，灼然在人耳目，他這種說法，當然不值一顧，至於治外法權，如果該他掌握了中國整個的主權，那更是皮毛上之皮毛，所謂歸還租界，也等於外府之寄，不但對其他國家的租界，他的輿論已經鼓吹代爲管理，要收中國的租界成爲日本獨有的大租界，而且實際說來，中國若承認了他的「東亞新秩序」和「日滿支」協同關係，就是將中國全部領土變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這樣一來，中國若不是變爲他的奴屬國，也就降於保護國，而且實際上就是合併於日本，他說要使中國爲完全獨立國家，豈非就等於馬關條約中的朝鮮麼，我可以斷言，在這篇聲明發表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禍，自他這個聲

明發表後，就再沒有一個明大義識事勢的中國人再存和平妥協之想了。

第二，他的聲明中主要之點，除了日滿支協力以外，便是經濟提攜和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內容，我在上面講明經濟集團時已充分說明，不必複述，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和他締結防共協定，是要在華北駐兵，並對內蒙爲防共特區，姑無論他所謂共同防共的涵義如何，而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設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我們可以說他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他歷年要求不遂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爲不願上他的圈套，嘗使忍受滯千辛萬苦，到了最後關頭，甯可以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爲日本之所謂防共其真意在防蘇俄，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於防俄，而實在於借此名義以亡華，即使有對俄的意味在內，也祇佔一小部的成分，而其大部成分則在於滅華，不然，他如果爲了國防或真是對俄關係，那麼今年七八月間當張鼓峯軍事衝突時，何以他的駐蘇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視却步而最後終於屈服，就可見他今日對我國提出所謂防共云云，祇不過外欺世論，內欺國民，而要向中國要求得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老實說，如果華北駐兵可以允許，內蒙可以劃爲特區，我們也不會有七七的抗戰，如果中國害怕日本而允其兵力支配華北，那麼在民國十七年田中出兵濟南時，我們國民革命軍也不會不顧一切的繼續向前挺進到北平，早可以被阻止下來，內蒙華北亦早就可

以拱手讓與他宰制了，唯其中國在革命期中而革命努力一經發動，三民主義一經發展，無論如何，是必然會要掃除丞難以奔赴於目的地，決非任何力量所能阻當的，所以他提此要求，實在對現代中國認識太不充分，他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更不明現在時代是什麼時代，現在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同時他聲明書中公言非駐兵華北內蒙不足以實現「東亞新秩序」之建立，那麼所謂「東亞新秩序」是什麼，世與友邦和我國人士不更可以瞭然了嗎。

第三，聲明書中後段，要求在華北內蒙與以特別開發的便利，這是他借共同防共名義而壟斷中國經濟，並且要扼制我經濟心臟的企圖的自白，此外他更提出中國應給與日本臣民以內地住居營業之自由權，這一點看去似乎是很平凡，可惜他沒有知道中國人對日本過去在華所造的罪惡，是留有怎麼樣一個深刻的普遍的印象，老實說，中國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會聯想到他的特務機關和為非作惡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製造白面銷售海洛英，包暗包娼，私販軍械，接濟土匪，焚蕩流氓，製酒漢奸，一切擾我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所以開放內地的居住，和營業自由，在中國將來法權完全獨立以後，對其他國家不是不可以討論的，而對於日本除非我們願意受其毒害和擾亂，除非我們願意放棄維持治安的權利，除非我們願意將我們的良魯風紀，被其敗壞，將我們的經濟骨血，受其吮吸，就沒有有人會應允的，日本人應該不會健忘，所謂內地住居營業自由，不就和當年所謂東北商租權有同樣的性質嗎，當民國十八年的時候，他現在的外務大臣有田，以

東亞局長的資格，奉他內閣總理田中之命，來南京交涉，當時我們就堅決拒絕，不肯答應這個商租權的要求，留使顧他拿軍事來佔領我們的東北，而決不肯與他訂立這種禍國喪權的不平等的條約，爲什麼，就爲的日本給我們的印象太可怕了，居住所到之地，警察權經濟權都要隨之喪失，日本人如果有居住營業自由，同地的中國人就要沒有自由，甚至不能立足，當時的商租問題猶不過是東北一隅局部的事情，我們尙且不能應允，現在他更擴大之，及於我們的全領土，而且在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之下，試問我國民尙能有考慮之餘地嗎

其四，除了上面的幾個具體要項已經依次說明而外，更要促起大家注意近衛聲明中兩句極狠毒的話，這就是（一）「完成兩民族的融和」，依我們的理想，民族與民族間平等親睦，達到和諧的共存，這當然是正軌，可是日本所要求的是融和，這與他的所謂「日滿支不可分」「日滿支緊密連繫」「樹立互助連環關係」等話相對照，就可知道他所求的是什麼，再證以「東亞協同體」是「立體關係」的話，則其所謂「融和」，明明是要我中國民族「消融」或「鎔化」於日本民族之內，而與之「合併爲一體」，這不就是要永遠消滅我民族的獨立存在嗎？（二）「完全無缺之提攜合作」，他所要求的提攜和合作，是怎麼一個意義，聽了我上面的解釋，已可以明瞭，但他還要求「完全無缺的合作」，就是說不完全的合作是不行的，什麼纔是完全無缺呢？嚙之吞臙，要連皮帶骨的整個吞嚥下去纔快其所欲，亦就是要中國人完全處於奴隸地位，奉獻一切所有，乃至於人身等

力一輩子供其使罷了。

10

這上面就是他聲明內主要各點，其毒辣如此，而近衛則總結以一句「此等要求實為日本對中國最低限度之要求」，這樣還就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試問超過最低要求以上的更還有什麼，這和以前廣田的三原則相對比，不知要廣泛濫竽到多少倍，敵人還要想勸誘中國接受，試問在開戰以前，我們尚且不能接受廣田三原則，到今天還敢妄想中國接受此等亡國條件嗎，扼住了人家的命脈，要得那邦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而甘心，敵人的陰謀，都由這一紙聲明中整個顯露出來了，而且還不止如此，敵人從前一向百計遮掩的所謂「明治遺策」和「田中奏摺」的內容，都給證明了，田中說「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近衛十二月一日在樞密院報告說是「決以中國建設工作情形為根據，確定事件結束之界限」，所謂中國建設工作情形，就是滅亡吞嚥到了什麼階段的意義，我們的國民，這就可以完全明白了中國不滅，日本的侵略工作是不停止的，世界各友邦這也就可以明白了罷，日本的政策，現在已經是向他的大陸政策，擴充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進政策，推進到南進政策，簡言之，日本現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陸與海洋同時並進變管齊下了，在吞併中國的企圖中，同時更要推翻國際秩序，獨霸東亞，驅逐了歐美的勢力，這一步站定以後，將要更進行什麼，已不啻肺肝如揭，總之，日本是已經將數十年來祕而不宣的一番野心狂想和計劃整個的擺出來了，我們從前提一點齊覺日本野心的話，大家或者還認為狂言的危言，以為日本不至於如此，從今以後，敢言自中國以至於世界，對日本的野心，沒有人不洞

弄糊塗了。

綜觀近衛的這個聲明，我們可以斷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而決不在於所謂中日合作或經濟提攜等等的形式，至於割地賠款，在這個大欲之前，當然更非侵略者之所重，拆穿來說，他們的所謂經濟集團，就是退收中國整個的財力資源，受日本之統制，以代替其所謂不要賠款，他們要求華北內蒙住兵，要求中國全領土內自由居住和營業，就是要使中國全部土地受其統治，與支配，中國全部人民任其壓迫和奴使，以代替其所謂不要割地，我們記得朝鮮未被併吞以前，日本人也嘗以日韓一體日韓不可分等等語調麻醉滿洲的民衆，今日他又盛倡「日滿支不可分」的「東亞協同體」的新名詞，我們給他明白揭穿了解，什麼是「東亞協同體」，乾脆就是「中日合併」，就是把整個中國併於日本，就是「日本大陸帝國」建立之完成，而他還有一套「建立東亞新秩序」的理論，作為掩蔽陰謀的烟幕，以為世人皆愚，唯他獨智，想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這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亡人圖家滅人民族的新發明新方法，現在他滅亡中國之計劃與工具，已經一切齊備。其侵略併吞之手段與心事，已畢露無遺，所缺者祇待中國受其欺蒙，受其威脅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罷了，事勢已經明白顯露到這個地步，如果我們還要想在虎額之下，苟求餘生，想以和平妥協的方法，求得獨立平等的生存，那就無異於癡人說夢，精神一經屈服，就辭萬劫沈淪，鎖鍊一經套上，百世不能解脫，我還可以說一句，日本的陰謀妄想，雖然到今天纔完全暴露，但敞開的這種毒計和深心，却是衣鉢相傳，

不是一朝一夕，日本這十幾年來，重臣宿望相繼凋謝，就沒有有一個明白存亡至理的政治家，坐鎮一殿羣人，密決亂紀·支配一切，危機愈增加，野心愈狂妄，他早就安排好了整套的羅網，使中國無法自脫，我們全國同胞，幸而在去年七月奮起抗戰，使他不戰而屈的慢性陰謀，不得而逞，並且一步一步與露出他的陰謀，到如今他就不得不盡揭凶惡的肺肝，以陳於世界之前，如果我們去年還不起而抗戰，讓他步步蠶食，那麼在世界固然是受其欺誑，在我們中國更將如慢性痼疾，隱而不發，體力則逐漸消蝕，神經也麻木不仁，不出三年五載，也必淪行以亡；試看他當時被亡韓國的手段，還不是一方面以親善提攜扶持獨立的美名，一方面用脅迫誘引腐醉分割的毒計，最後攻之襲中於不知不覺，現在我們既從一年半的抗戰中，提高國民的敵愾心和覺悟性，更由於前方百餘萬將士，後方數百萬民衆的死傷犧牲，堅強奮鬥，始終不屈，使敵人不得不整個暴露他猙獰的面目，這一來，不但中國沒有被併吞滅亡的危險，而且也使世界及早警覺到這一個野心難制的國家，任其猖狂，將要危害世界和平到什麼地步，我們固然是犧牲很大，但我們的這一戰，不但救了國家滅亡的危機，也消弭了世界的僥倖與浩劫，我們慘酷的犧牲，實在是有意義的，我們始終不撓不屈的精神，已爲我國家民族生存，建立了堅強的保障，同志們必須認清這一點，更進一步盡到我們的責任。

我們由於對日本陰謀的總檢討，發現了敵人的兇狠，也發現了敵人的狂妄，我們真不明白敵人何以失去理智到這樣地步，世界上豈有七千萬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滅一個有五千年歷史，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一千二百餘萬方公

里土地的大國，豈有一個有主義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輕易受人威脅，以至於放棄其革命救國的使命，敵人欲以共同防天的名義，來控制我們的軍事，以經濟集團的工具，來消滅我們的資源，更以「東亞協同體」的工具，來控制我們的政治文化，以消滅我民族的生存，打算是精密極了，敵人一再聲言，「日滿支」三國要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可分關係，乃至互助連環關係，換言之，就是要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消滅中國民族性的獨立存在，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支配東亞，其設計也算是周到極了，但實在說來，東亞的文化，除了中國文化之外，尚有何種獨立的文化，東亞以中國為重心，如果中國喪失了獨立生存，還有什麼東亞的經濟可言，即以東亞的政治來說，五千年來以唯有中國親親善鄰忠孝仁愛和平信義的政治思想，足為東亞的支柱，到如今則是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纔是平等自由獨立共存的原則，也是永久和平的保障，日本又有什麼政治可言，試問他日本今日的政治，是怎麼樣的一種政治，日本不知道自己反省，反以世人為可欺，以滅亡中國為建設東亞與復興東亞之手段，這簡直是背理悖義，倒行逆施，試問沒有中國何有東亞，又何有日本，日開滅亡中國的行動，結果必然使日本于滅亡，在我們中國一年半的抗戰，已經奠立了復興基礎，我們不怕艱難，我們也不憂危險，我們祇可惜日本這一個國家，經過當年維新志士犧牲了多少心血和精神，纔造成了這樣一個強盛的國家，到如今民衆無力，朝廷無權，政治家沒有節操和識見，坐令少數少壯軍人，倒行逆施，妄用了國力，動搖了國本，備在損人利己殘人以逞率獸食人的路上走去，在這整軍人的心目中，不但沒有中國，也沒有世界，不但沒有紀綱

強權，也沒有他們的政府，貪殘暴戾，爲所欲爲，長此下去，日本這一個國家，實在是危險萬分，不堪設想，我們和日本雖是對不兩立的敵人，但我們和日本民衆，究竟是鄰邦同文的民族，由他的歷史，想他的前途，豈不覺得可危，實在也替他們可惜。

各位同志要知道敵國現在已經是猖狂冥行，愈走愈趨于迷途絕路，他們現在已經忘却自己歷史，忘却自己地位，外看不見世界，內看不見自己的危機，對面又不認識革命時期的中國，他們只有兩種思想，不是昧于事實，妄想以殘酷的条件，迫我屈服，就是夢想以簡便取巧的捷徑，蒙住世界，攫取便宜，這真是自己愚昧，而以世人皆爲愚蠢可欺，自己殘暴，而認爲世上只有暴力支配一切，卽如近衛這一次聲明內所列舉的幾個條款，他處是要以「建立東亞新秩序」來關閉中國門戶，打破九國公約，以「東亞協同體」與「經濟集團」來排斥歐美在遠東的勢力，以「華北駐兵」與「內蒙特區」復活他向袁世凱要素的「二十一條款」，整個的說起來，他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等等的這一套，就是要強迫我們中國自己來破壞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要我們中國自己來破壞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以致於中蘇不侵犯條約等一切國際條約，既要縛我手足，扼我血脈，還要我中國跟着他背信棄義，助成他獨霸東亞以至支配世界的迷夢，試問我們中國立國五千年，一向以信義爲立國的基礎，豈能受他威脅而拋棄我們的立場嗎。

而我們中國的立國精神就是不極線索，不畏強權，尤其是不肯背盟棄信，以破壞人類相與維繫的正義，會

記得民自初年田中談一到上海會見我們 總理，那時節正是歐戰發生時期，田中說我們東亞應該擺脫一切與外國既存關係而別造一個新體勢，總理就問他這樣豈不是破壞國際條約，田中說，破壞國際條約打破不平等關係，不是於中國很有利益嗎，總理毅然回絕他道，廢除不平等條約，也要堂堂正正循合法的正當手續來做，如果不合法的破壞條約，這種舉動，雖於我國有利，亦所不為，諸位同志，這就是中國的精神，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精神，我們憑這個精神來抗戰，我們憑這個精神來抵抗一切霸道強權和暴力，我們更更憑這個精神來恢復東亞秩序，以貢獻於世界永久的和平。

總之，這一回戰爭，在日本是精神道德整個崩潰沒落的暴力橫行，在我們是毅然担起世界正義責任的義戰，日本現在的軍閥正是失了理智，逞其獸性，奔驟馳突，可以衝破一切軌範，摧毀人類的一切文明與福利，本來世界上負有條約責任的各國，為要打開黑暗重復光明，都應該有制裁強暴維持國際條約的責任，但大家都相顧逡巡，中國就祇有不惜一切犧牲來担起了這個正義絕大公理存亡關頭的大責任，我們這一次抗戰，在本國是為完成國民革命之目的，求得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對國際就是要擁護正義，恢復條約尊嚴，重建和平秩序，我們這一次抗敵戰事，是善與惡是與非的戰事，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是守法和毀法的戰爭，也是正義和暴力的戰爭，我們古語有云：「德不孤必有鄰」，世上公理的力量終必抬頭，一切善良的，終必為正義而合作，我們只要守定立場，認定目標，立定決心，愈艱苦，愈堅強，愈持久，愈奮勇，全國一心，繼續努力，最後勝利

，必屬我們，只希望我們同志和全國軍民，格外踴躍，以底於成。（完）

72 (1906)

6
72